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八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浴曾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奏疏十一道

地震疏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世貞奏臣萬歷三年五月初五等日據湖廣

布政司撫民兼分守下荆南道右叅議李日强呈據均州并守禦千户所各申稱本月初二日丑正三刻地震自東北方起從西南方去連徹動三次有聲無跡隨據本司照舊帶管兵巡下荆南道右叅政楊一魁呈據襄陽府申本府并所屬棗陽宜城南漳光化穀城等縣於本月初一日夜戌亥等時分地小震自東北而來正南而去至次日子丑等時復又大震自東北來西南去又據湖廣鄖陽府衛并鄖縣竹山上津保康等縣各申俱

於本月初一日夜至五更一點寅初初刻地震自東北
搖動有聲至西南止及據河南布政司撫民兼分守汝
南道右參政李廷龍呈據河南南陽府申稱本府并所
屬裕州南陽新野唐縣南召鎮平內鄉等縣各申報本
月初二日丑時初刻忽然地震自西北方來房屋微動
鄧州申本月初一日夜四更四點丑時二刻從西南角
如鼓響一聲地震三下房屋微動初三日丑時三刻又
忽微動至丑正四刻復震三下等因各到臣除通行各

屬修省外切念臣知識淺曶不能通於天人之微又不曉習占候風角第聞之史李固曰地陰也法當安静今乃越陰之職故動京房傳曰陰背陽占為夷羌背去又易飛候曰震以四月五穀不熟人民饑今者為五月矣陽盛之極伏陰萌焉宜静而動尤非所宜即今年歳順成夷夏救輯是天下未有災之形而皇上修德勤政大法小廉又未有災之實第竊覩邸報西戎邀求他處互市攜脅松潘屬番雖䟦梁未著而伏莽已徵至於外家

之請乞無厭少府之賜發不已妄像徽符絡繹不絕皆
踰年所未有語云勿謂涓涓其流將長在物意已竊其
漸而天心復示之微其於房固所云蓋有不容不慮者
臣愚不勝一念惓惓伏乞皇上篤承仁愛益懋敬德內
而養志以坤道寧靜為教外而飭備以陰謀險伏為虞
誠孝可以回天節惠可以待歲至如臣等叨糜祿餼奉
職無狀者特賜罷斥別遴材哲以充有位庶幾災患可
弭治化益新緣係地震事理為此

乞恩表揚勳德舊臣以示激勸疏

題臣聞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有一字之襃而榮甚於華衮者謚法是也即使勳德舊臣風猷未泯澤猶在人名不泯口不出臣部外而臣不能舉私切愧之臣牴鄖陽以履任謁故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原傑祠退而延見吏民詢文學掌故具有能言傑事者津津不啻口出也按傑成化中歷顯職為户部左侍郎與侍郎葉盛王恕名相上下尋改左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滿九

載遷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行至南陽而歿先是
關陝川蜀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
遂肆虔劉先尚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
討之以勦勝後先俘斬凡數萬計驅逐餘衆使歸故土
而隨散隨合再戢再起言者以刑僇過當上干天和乃
議用傑代忠傑徠撫流民各安僑業拓鄉為邑崇邑為
郡增設都司衛所以彈壓之使烽燧穫矯之塲進為耕
桑化居之土矛矜㞳扎之俗變為衿纓禮讓之風國家

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固傑之功也臣又按河南太康縣故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顧佐先尹京兆尋綰銀臺公廉之譽流著朝野是時章皇帝念縉紳之間簠簋不飭當扆而歎乃以先少師楊士奇薦超長臺憲賜以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申飭憲綱提衡文武遂使預晞之苴望都門而遠卻羊石之騎避北里而不前蓋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振者則佐之功也原傑遷官鞅掌以殁顧佐滿考懸車令

終勳德固宜顯褒令甲亦無小礙特以嗣息單弱門故
寂寥無為之請者而年歲久遠士大夫又不能尋討故
乘訪問者碩隆慶之典止逮先朝遂使名哲永湮旌號
長阻而碌碌尸位之臣乃或先之恐非所以張國維而
厲臣節也伏惟皇上即位一詔首雪壬午死義之臣後
用漕計追錄故尚書宋禮錫典優備邇以御史回道考
察督責臺臣振舉憲典累百十言其在二臣必當加錄
如蒙勑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將南京兵部尚書原

傑都察院左都御史顧佐考實定謚顧佐仍量贈一官臣不勝緇衣之誠遂忘尸祝之戒無任悚仄俟命之至緣係乞恩表揚勳德舊臣以示激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乞賜忠臣祠額以勵士風疏

題臣據南陽府申據南陽縣知縣程遜申稱奉隆慶六年詔書內一款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二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

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
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聖祖遺意襃表忠
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
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
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者厚加卹録欽此查有本府鄧
州籍兵部尚書鐵鉉係革除殉節名臣於明例應合祠
祀又查得唐忠臣贈揚州大都督張巡據唐書及本省
通志俱稱係南陽府南陽縣人原籍向未有祠於萬歷

元年五月内具申本府轉呈提學道及分守汝南道轉呈撫按衙門詳允建立祠堂一所春秋祭祀二臣緣未請有祠額及載在祀典等因臣查得大明會典合祀神祇條内於歸德恊忠廟祀故唐臣張廵許逺配以雷范姚賈四臣又以海寧為許逺鄉邑復建有許侯廟竊謂國家於忠賢節烈之士旌不遺逺祀不憚煩葢上合先聖大書特書之旨下誨後世從一不二之臣甚深且渥也張廵之守睢陽功在東南而義塞天地死在一時而

生烈萬古雖氓叟婦孺亦能加額誦歎不休其視許遠事同節倍在當時固已有定論矣遠得專祀海寧而巡獨鈌祀南陽此有司失於討論之故也至於鐵鉉之死事比之壬午諸臣尤烈葢内無削弱諸侯之首禍而外有保障山東之巨勳抗節踰於劉沈矢志堅於君素用以配巡真無愧色今據該府建祠鐵鉉於詔例雖合而張巡尚未奉有明旨臣愚不勝仰止一念據實上請伏乞勑下禮部查果無異特賜祠額頒降祭文一道有司

春秋舉祀不絕俟纂脩會典之日一併收入庶有以慰既往之忠魂肅將來之臣軌其於聖化似亦有補緣係乞賜忠臣祠額以勵士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議處缺官以裨吏治疏

題臣萬歷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據鄖陽府房縣知縣何思具狀令義男何桂抱告為乞憐殘命事思由舉人除授前職自萬歷二年七月得患痰火風疾一向昏沈强勉任事調治未痊目今前疾愈加沈重實難供職望准

放歸保全生命等情到臣該臣批行鄖陽府查實申呈
各守巡道轉詳去後續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巡下荊南
道右參議李日强副使楊一魁會呈勘得知縣何思委
果見患風疾病勢危篤該縣人民素稱刁悍政事壅遲
不無曠廢相應准令休致等因轉呈到臣除批鄖陽府
通判溫大通暫署印信外又據河南布按二司守巡汝
南道右參政李廷龍副使杜輅會呈稱近見邸報南陽
府唐縣知縣程蒙吉已經論劾改教原掌印信查委該

府通判李惟熙署掌又據陝西按察司分巡關南道副使李良臣呈稱漢中府城固縣知縣傅第於萬歷三年正月初三日丁憂印信委平利縣儒學教諭張文運署掌各緣由到臣除各批行依擬外臣又查得鳳陽知縣冀野洋縣知縣鄧謀俱該前任提督撫治都御史孫應鰲論劾西鄉縣知縣劉樁齡該臣論劾内冀野近又被告發陝西巡撫衙門批行按察司坐贓問革各員缺俱應銓補外照得房縣知縣何思自感風痰已成痼疾神

不攝魄力難從心歸計久成邑務全廢所宜准令致仕以遂生還及查房縣乃古房州地唐縣亦古唐州地俱名大邑控制要害以故各設有守禦千戶所衙門軍民雜擾彈壓為難且鄖陽七城唯房最大南陽十三州邑唯唐最衝較其積弛之因在房尤為特甚查有鄖西縣知縣朱衣資性精敏動若發硎鎮平縣知縣翁金堂才識老成裕於游刃雖各到任未久俱能搒剔吏弊勤恤民隱通據道府考語以至人士公論咸稱有為而山邑

僻靜訟賦稀簡頗懷不盡之歎雅非器使之宜若令就近調改二縣其於精釆必有可觀又漢中一府為古東川全鎮秦蜀喉咽之地而二州十四縣令遂無一由甲科者或以稍隔耳目而生縱心或以前逼桑榆而少遠志吏虐民狎上恬下熙一遭白簡則各邑恒多遇有徵書則闔郡偏少即今洋鳳二縣知縣被論之後署印官未交代間而洋縣有鳳翔流賊殺人鳳縣有死罪强盜越獄雖殺人者已遁境外越獄者旋即捕獲臣方嚴行

究治以警將來而審其積弛之由皆是縣令非人所致其各縣之中若有三四甲科以提衡其間不惟所屬之吏治為之漸清而鄰壤之風聲亦知嚮慕至於地方興革事宜緩急機密道府一時不能不有所寄賴以廣忠益者其為裨補非淺臣愚伏乞勅下吏部行令鄖陽府房縣知縣何思致仕員缺以本府鄖西縣知縣朱衣調補南陽府唐縣缺以本府鎮平縣知縣翁金堂調補洋鳳二縣及西鄉城固鄖西鎮平各縣缺量於新選進士

內取補庶幾墨綬小吏咸懷自靖之忱黔首遐陬與沾不遺之澤地方幸甚臣亦幸甚緣係議處缺官以裨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議處添兵減餉事宜以固江防疏

題臣看得荆州府濵臨大江盜賊不時出沒該府水陸兵力單弱廵邏亦欠嚴整當行分廵上荆南道嚴行府衛州縣掌印廵捕廵司等官整束兵馬固守城池禁防盜賊嚴謹庫獄仍將見在兵力應否增添要害去處應

否設備詳議回報去後續據該道副使徐栢呈稱先年荆州右衛置造巡江哨船四隻大哨中軍船一隻撥該衛軍餘五十名每船分布十名整備器械專委指揮一員督率撑駕上自夷陵州下至監利縣一帶江洋督同巡司哨堡官兵往來巡緝但今荆屬江洋浩渺兼以近日水災為害人心洶洶前船數少似難週遍欲行本府添造哨船四隻仍於該衛軍餘内選撥二十四名分駕與原舊哨船共九隻兼同晝夜巡緝等因到臣隨批哨

船准添造務堅固便用選撥軍餘并器械各精整仍責用心巡警毋止為迎送之具外又具荆州府申奉守巡上荆南道右參政沈人种副使徐栢各信牌奉臣憲牌查催荆州府屬州縣萬歷二年分并上年拖欠軍餉銀兩今該知府林紹查得隆慶六年起至萬歷二年止本府所屬江陵等一十三州縣拖欠抽扣民壯弓兵工食銀共計六千八百三兩九錢三分五釐七毫八絲內江陵公安石首松滋監利五縣為最干係軍需重務相應

照數追解但查江陵松滋公安石首四縣連歲災傷逋賦大半加之徭户流移的難徵比合無俯念地方困苦將前項拖欠銀兩暫停其餘無災州縣照舊徵解再照荊州府上自巴東下至監利南北千里江出其腹其間如巴東長陽興山公安石首五縣昔無城池額編兵壯數目不多江陵雖號附郭然外而流棍湊集內而貧奸睥睨兼之先年左衛移置顯陵荊右輪戍靖州廣西郴桂以致城操之軍不滿八百披堅之士未當其半彈壓

固難空虛可慮為今之計莫若將前項民壯弓兵除無
城縣分徑留該縣防守江陵一縣留與官軍合操松滋
縣近日被災特甚並乞停免其餘監利枝江宜都遠安
四縣及夷歸二州共該抽取壯兵一百六十八名或照
舊抽解以充軍餉或留府團練以壯威聲以至荆右二
衛輪戍官軍或憐念荆州先已撤去左衛郡城委的單
弱特議奏留等因到臣卷查先准兵部咨為欽遵明詔
陳言地方緊切事宜以甦民困以圖治安事該本部題

覆前任都御史劉秉仁條陳內一款撤戍兵以守要鎮
查得荆州衛輪戍廣西班官軍一百六十員名靖州班
一百九十三員名郴桂班九十一員名荆州右衛廣西
班官軍三百一十四員名靖州班二百七十六員名郴
桂班八十九員名瞿塘衛清浪班二百六十五員名郴
桂班一百九十員名襄陽衛臨武班二百五十員名忠
州所清浪班一百九十員名夷陵所廣西班一百四十
員名靖州班一百六十八員名長寧所靖州班一百六

十一員名枝江所清浪班二百名廣西班一百四十三名先因彼地苗賊作亂調遣征剿寧息遂爾留彼分班戍守原非長久之策乞要先將靖州郴桂等處稍寧地方原調戍守官軍撤一半以守荊襄要地存留一半以防苗夷出没其意固為甚善但未經二處巡撫會議即今廣西尚稱多事干係軍務難以遥斷合無備行川湖巡撫從長酌議某處應該撤回某處應該仍舊上緊具奏以憑復請定奪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在卷續准該

部咨為應詔陳言興革利病以安地方以光新政事該
本部職方清吏司主事羅青霄奏本部覆議將瞿塘忠
州夷陵長寧四衛所原調戍清靖二哨與瞿塘衛原調
戍郴桂班各官軍照數撤回各衛所分撥操練把守隘
要關隘荊襄等衛枝江等所應班官軍照舊存留等因
題奉欽依備行欽遵訖今據前因除巡江哨船官兵無
容別議外臣查得前項軍餉銀兩原係戶部覆題奉欽
依將鄖襄荊南漢五府并商州原編民壯巡司弓兵十

名扣二解部工食銀兩存留撫治衙門團練標兵日糧犒賞并備地方警急軍餉支用之數切照荆州為南北要衝初以維城之重增置三衛惟左衛頗號完實已經調護顯陵遺下荆右二衛軍伍衰耗事力凋疲轉漕列哨之外所餘無幾而每歲調戍廣西靖州郴桂等處合有一千員名據劉東仁疏辭所謂遇有劉伐彼處土兵收功跋涉遠瘴百無十還虛縻資糧有損無益在此有點撥賄脫之弊在彼有餽索私占之利大約盡之然止

言荊兵遠戍之若在彼為無益而未及荊府無兵之害在此為不可緩者也夫以一郡城之內藩封大小將數百計步武之外沙市商賈輻輳俱為盜竊沿江自公安而下久失民業洞庭濱湖之寇匿形而來得利而去縱橫倏忽勢若風雨而欲以數十額外之卒御五六扁舟扞之城守單薄尤足寒心縱使人人為用夕夕干掫而卷不能具一伍師不能成一旅卒然有警而臣以提督之虛名遥制於千里之外亦安所用臣為至於鄖鎮之

有餉以餉軍也鄖鎮之有軍以衛民也今强割貧邑之力以為財而又竭其財而不使之自衛臣亦不能自安臣不敢求盡撤兩衛之戍廣西靖桂者求撤其半以五百人為荆地衛也鄖鎮操練賞功之費十不須一頗有餘積以待不虞其江陵公安松滋石首水患尤重臣以為宜減編其半以寛被災之區而編選精壯實力各以其半為本縣操備使荆府得存此遠戍之卒以合見操之伍及舊設新留弓兵民壯共成一軍而訓練之不唯

屹然一郡之雄抑且隱然上游之重各縣不致重困而亦稍有兵以自防若乃覈軍實布號令嚴賞罰究欺隱於增兵減餉之後此則臣之職而亦臣之力可以自致者也其襄枝衛所番戍之卒臣不敢遽有所請以干軍政儻憫其征調之苦念廣西等處寇警稍緩而量省之
國家不遐遺之仁也非所敢必也臣不勝惓惓曲突之慮具實上聞如蒙勅下兵部覆議將臣奏內事理允行仍通查前任都御史劉秉仁所奏將襄陽等衛所調戍

臨武清浪各班官軍量減三分之一或以事難遥度仍行前四川湖廣等處巡撫衙門斟酌利害緩急議報臣與地方俱不勝幸甚緣係計處添兵減餉事宜以固江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懇乞容令休致疏

題臣據湖廣荆州府江陵縣知縣李應辰申為前事内開先因本府奉蠲租之詔本職誠恐曠蕩殊恩濫及熟里委官丈勘仍責公正一名以董其事至萬歴三年三

月二十日府學生員許仕彥因公正張現報畝逾數訴之畀職乃委巡檢范應瑞覆丈得仕彥隱匿田狀的數畀職謂之曰公正妄加生員隱匿二者胥有罪仕彥即出不遜語畀職訐之曰汝負隱田之罪而復敢恣睢是益過也時日色已暝聽審盈廷剖決不及即令張現等收監次日問理究張現妄加之罪生員送學朴教不意許仕彥聚集各生二十餘人倡首數百人和之徧立匿名揭帖其詞曰先翦李知縣羽翼共執范巡檢剥其皮

剗其目殲其毛巡檢去知縣次之范巡檢乃糾弓兵率子婦閉門户誓以死守得免仍以四月望日約誓行香舉事裂畢職之冠裳有生員謝啟蒙張翅者畢職素與相知先期密告畢職謹避得脱惡黨乃共擊謝啟蒙之家人於府二門内幾至於斃擁入府門至本府秦同知處喊呼寃枉秦同知善諭之莫有應者問其姓名則曰兩學生員百家姓等尋又揚言曰李知縣具帖六百沿門請罪則吾等姑恕之畢職念其聚黨成羣不可理諭

法禁久而不散其禍無已乃忍恥屈身令汪縣丞潘典史往學中謝之惡黨仍與其教官揚言曰責皁隸二十枷號一月責書吏十五則吾等乃已卑職不之許教官又對卑職言曰百姓奴僕生員子弟何不責奴僕以全子弟之尊卑職亦弗之許乃聚譟不已卑職不得已親往兩學謝之本府林知府自夷陵回羣黨訐告如初本府知羣惡勢成更不論理不得已而行權以散其黨乃重責公正張現復責禁子張智各生得志仍倡為增丁

之說里職一聞斯言即對兩學教官言曰審丁係里排公言減者增者一毫無私一戸之内生員應免其族内人應加安得以一生而庇一族如有雠報委係不當加者處之亦易今後凡減丁者不加丁者無論已其家道殷實加丁不謬者幸出公心毋再擾毋重苦小民其雠報者具呈赴學彙送除豁仍究里排之妄詐意狼心不足暴横轉加四月二十七日里職從撫臺謁文廟遇生員蕭九成請令略一讓路即將民壯毆打次即羣惡脫

巾喊稱急救生靈卑職畏之從本府後趨至縣學前惡等相隨喊駡惡言萬狀人衆聲喧徹於街衢有疾追來毆者有聲言且饒他者役人力走僅免夫卑職於學校無毫髮之辜而惡等淩虐無已今日得志明日又進焉明日得志後日又進焉又後日又進焉屈事無已而淩虐愈無已含羞忍恥在人情而已極下淩上替盡在位而寒心彼即各惡居職之上職亦將逃職忝父母師長尚可以一日居乎哉且不去惡等必將鉗職於市又不

特噪駡凌辱已也為此告乞休致等因具申到臣蒙批行仰守巡道訪實議處去後續據湖廣按察司兵巡上荆南道副使徐栢面稱彼時該府生員狠戾凌肆之狀知縣李應辰屈辱遜避之情目擊耳聞殆有甚於所申者今李應辰杜門稱疾決意求去而諸生洶洶不已尚欲徂擊以快其忿陰中以遂其私道府戒諭諄諄恬不知畏中間雖始禍者許仕彥倡惡者蕭九成而生員王化實為之主文訓導劉璠為之黨助教授曾貴臣自監利

署印歸而為之從吏者也臣不勝駭愕以為今天下文
軌同一政禮修備荆州為楚望郡幾於首善之地而諸
生不務誦法孔子斷斷焉日取引繩排根之語以為士
風日肆攩㧙啾譆之行以為士氣即無論江陵知縣賢
其父母師帥也雖激於一時之忤而繫許仕彥獄然不
終夕而即釋之非有箠榜縲紲之辱以加於衿紳也今
羣詈之不足而肆其謗毀謗毀之不足而脅其歸禮歸
禮之不足而遂欲改其政改政之不足而別以起其端

夫匿名有律卧碑有禁髙皇帝之法固森然嚴也而弁髦之何有於一令且府學諸師爲諸生表即諸生之不恪其失職之罪不暇而訓導劉璠公爲之𠫭言以長其鋭教授曾貴臣又隂爲之左右以終其𫍢臣不知其所守何職操何心也李應辰素號賢能屢經旌薦固不宜以一眚之微而遽移地亦不宜借調停之意以快羣不逞但聞其去意不可挽而謗詈脅侮之餘其氣已不甚振矣且其所日理者多傜賦之事而所涖者非諸生即

為其父兄姻戚者也以不甚振之氣而當所由不振之
事以不自信之心而馭不相信之人即無望其邑政之
善亦非所以愛惜人才而保全之也臣愚伏望皇上勑
下吏部將江陵知縣李應辰查照調繁事例改補本省
地方以後政績有成其行取陞遷無礙仍行都察院轉
行巡按御史將生員許仕彥蕭九成王化及嚴訪助惡
無賴之人通提到官查照卧碑及近內閣題奉欽依事
理從重遣發斥革干礙教授曾貴臣訓導劉璠一併究飭

庶幾吏治有賴士習少清未敢擅便為此

申明謁陵事體疏

題臣據湖廣行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李瀚等稟稱本司所屬衛所地方鄖荆襄三府與承天不相關攝每遇到任陞遷恭謁顯陵往返一千五百餘里夫馬疲頓職業曠廢等因臣查得皇陵在鳳陽孝陵在應天均之為南直隸也然各副總兵叅遊兵備留守諸臣其江北止於謁鳳陽皇陵而江南止於謁孝陵者限於地也夫

臣子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今據行都司職掌俱不開
有承天地面似與江南北諸臣事體相同且承天夫役
困苦已甚得少寛一日之役則民受一分之賜其於二
聖在天垂憫湯沐之念亦足仰慰萬一伏乞勅下該部
覆查無異行臣將行都司謁顯陵事例除免於事體頗
為穩便緣係申明謁陵事體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患病日久懇放生還疏

題臣據湖廣下荆南管分巡道右叅政楊一魁分守道

右參議李日强會呈襄陽府均州知州王言懇乞致仕緣由到臣看得知州王言初任鄖陽知縣政績著聞已經撫按會題五品服俸陞判黄州量移均守雖酬賢之典少若未稱而厲精之志益堅於初調劑衝煩撫安凋瘵即其乞休而闔州為之泣留二道欲擬旌異誠不宜聽其乞歸但本官始聞母疾即深徐庶之憂思既感沈痾難作淮陽之卧理情事迫切食寢㡿廢所宜允歸以全孝思臣又看得均州為太和要地事劇民疲中間抗

持中貴彈壓强豪殊為不易今銓除者既未即到委署者又無相應近見邸報鄖陽府通判鄒啟元陞廣西横州知州見在俟憑尚未離任本官有為有守不剛不柔清屯增數倍之儲聽訟昭片言之折其於劇郡綽乎裕如若使就近調補必能使上下信獲軍民畏懐且於臣一方屯政大有裨益伏乞勑下吏部再加查議果臣言不謬准令王言以禮致仕惟復念其政術有成年力可惜許親終疾愈之日有司給文赴部選用鄒啟元就近

推補均州其橫州州員鈌另行銓補緣係患病日久懇放生還事理為此

薦舉賢能方面官員疏

題臣待罪鄖鎮垂及二載其於三方藩臬之長九道守巡之官頗以職業粗知梗槩緣聖朝宰極百度惟貞自銅墨而上皆精心奉法職業多稱臣不敢索垢指瑕仰累蕩平之度謹舉其賢能尤著者以備采擇切見陜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劉曰材博大老成精詳慎密編徭

議驛三秦之凋瘵爲蘇計吏辨材百邑之綱維自整武
略與文謨並美年資共物望俱隆河南布政使司左布
政使周鑑才華暢茂學行淵淳握篆而精神一新清戎
而克詰有體晶矣壺氷之瑩藹然握璧之温河南按察
司按察使鄭雲鎣志行峻潔學識精明持大體則不激
不隨辨庶物則有倫有要提衡屬城之吏儼若神明彈
壓都會之豪凜如霜日湖廣按察司按察使胡邦奇淬
刃新硎斲輪老手讞庶獄則火山之明愼考羣寮則衡

鑑之空平憲紀一清公望推重河南布政使司分守汝南道右叅政李廷龍古貌古心實德實政激揚清濁居然攬轡之風克詰戎兵允矣杖鉞之選四民畏志真如春雨秋霜二紀歷官不愧飡氷齧蘗湖廣布政使司分守下荆南道右叅議李日强苦節奉公剛腸疾惡政存節省歲計漸見其有餘時切恵鮮冬日自徵其可愛豈惟無染指於腥釜抑亦能樹節於權璫湖廣按察司屯鹽道副使馬顧澤悃愊而中有甲兵坦夷而不為城府

公勤既著乎官跡孝友尤重於鄉評近委清屯裨益匪淺河南按察司分巡汝南道副使杜輅行履清脩器識温美嚴賞罰而兵防允賴精讞斷而訟獄攸歸聲實卓乎可觀勘報雅非其咎湖廣按察司兵巡上荆南道副使馬文煒以循吏中興之尤當江防上游之寄積䝉具舉李臨淮之精采改觀卓立不移朱南陽之彊直自遂江隄屯務惟懷永圖吏獘官邪瞭若指掌以上諸臣皆廉能稱職内李廷龍近報陞江西按察司按察使尚在

地方周鑑繇右布政使轉今官原係臣屬俱當薦揚者也伏乞勅下吏部查訪無異將劉曰材等各論資擢用庶幾賢哲彙升治理攸賴緣係薦舉賢能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薦舉地方人才疏

題臣所轄三省五郡地方諮訪人才偶有所知例當薦揚以備采擇切見湖廣荊州府石首縣原任刑部尚書今侍養王之誥剛方不回忠赤自許運籌謀筴四夷熟

其姓名正色立朝八座仰其風彩長孺社稷之幹充國
元老之猷之誥殆兼之矣即其閫門奉母不與外事內
而烏哺之養知三公之不易外而鴻漸之羽為一方之
表儀可以絕意蒲輪樂幾蓬華第聖朝優體臣下無不
遑將母之虞若更因循不舉恐之誥體國之年盡為報
劉之日所當查照先年尚書唐龍事例起用者也河南
南陽府內鄉縣貴州提學副使令養疾李蓘優游中秘
多讀異書敭歷外僚兼練時事居峻而不為城府杜機

而時露甲兵李善之稱書簏倉曹之號肉譜爰為後人實克嗣美且其年力方强出處無玷所當及時起用者也伏乞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王之誥特賜起用李蓘早為銓補庶幾國家獲休釆之益而臣亦少寛蔽賢之咎緣係薦舉地方人才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題

薦舉遷謫官員疏

題臣訪得鄖陽府同知江萬仞剛直自遂博雅有聲自登甲第已踰二紀徊翔郎署監司之間垂十餘政特以

不善骫骳積與時左數遭謫斥秉節不回自涖鄖陽即
署郡事勵精釐革加意節省逐去舞文猾胥禁止濫供
宿獘三月之後頌聲翕然本官資歷既久琢磨復深若
不早為拔擢則蹉跎益至後時騰踔終於無日伏乞勅
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早賜收擢庶幾聖朝不至棄才
而遷客亦知自勵緣係薦舉遷謫官員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

弇州四部稾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奏疏九道

申明地方職守事宜疏

題臣叨任督撫鄖襄等處於職守事宜偶有所見謹開列為三事上請伏惟俯賜允行不勝幸甚緣係申明地

方職守事宜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計開

一臣竊惟督撫於軍政為切軍政以屯田為要近該部臣覆允給事中楊言之疏行清軍御史遵奉脩舉但臣查鄖陽撫治申明屯政止下守廵二道卻與該省屯田道副使無干其屯田道有所措置徑取撫按批詳於臣了不關白以致甲可乙否朝令夕違難以遵守且臣所轄鄖陽等各衛所俱在駐

劉及附近地方比之三省廵撫遙制者有間以故
軍政黜陟調遣機宜多屬之臣不應屯務乃復他
諉臣近見下荆南兵廵右叅政楊一魁稱將襄陽
衛屯地清出開墾隱占田畝比舊可五六倍將來
足贍軍資方俟覈實要得通行南陽商漢各處一
體清查其有行屯務須下三省屯田及守廵該道
屯田道有所建白通取臣及撫按清軍定奪任内
舉劾仍照布政司右布政使事理施行臣又思各

省屯田道副使僉事多有兼職不能一一巡歷多是取辦文移姑以湖廣陝西言之其應屬衛所延袤數千里差人往返動踰兩月衛所恣其欺蔽冊籍大約茍完未有真見利弊糾剔姦隱者至於守巡聞見既真巡歷又易若罷設屯田道止責守巡於屯政必有可觀但係更革事體難以輕論伏乞勑下該部將臣二議斟酌從便施行其於軍政不無小補

一臣近准兵部咨將所屬千百户及武舉所授職官一併查薦除具題外臣切惟千百户所鎮撫於秩至卑細也然遇兵部推陞則惟有守備把總等官皆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以故部推往往難之故千百户鎮撫之於守備把總也得之則非有戰守俘馘之功一旦而驟越於指揮之上而人忌其速不得則雖有可用之才終身汨没於下寮而人惜其遲且臣所見該衛軍政各項差委往往不足於才而

千户以下其人才頗多往往不見於用臣愚伏乞
勑下該部議將千百户鎭撫官員凡遇推薦者比
照守備把總事例先給與指揮體統行事劄付仍
行撫按衙門量委軍政掌印操屯巡捕事任俟再
有旌薦一體推用庶幾可免驟遷之譏且無淹滯
之歎其於劑量人才參綜衛政不無小補
一臣訪得施州軍民指揮使司所屬宣撫司三員安
撫司七員長官司三員自近年以來父故子繼將

印信私相授受管用止稱護印舍人通不赴部告
襲此其念雖起於怯財而其漸遂至於藐法且為
之上者既不以王命為重則為之下者亦不以漢官
為尊爭奪矯虔勢所必至除臣已通行省諭外伏
乞勅下該部行臣及撫按衙門申明承襲舊制責
限各土司務要一年以裏告衛覆查無礙請詳赴
部領文回司方許冠帶管印管事仍諭以聖明在
上兵部綱紀肅清更無分外使費若依前不赴部

承襲擅稱護印名色者問罪革職其施州衛官吏如有勒措需索情弊聽臣等訪參重究施行庶幾

國法永昭夷情知戢

諮訪將材以備録用疏

題臣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本部推補將官必查簿内曾經保薦人數題請簡用然每以人材不敷該本部題准通行各該督撫巡按訪舉去後隨據各奏保到部登記叙録至今擢用將盡且往年奏

保者多止於將領而指揮千百户等官槩未之及是以
叅遊之缺僅足挨補而守備把總恒苦乏人及查歴科
中式武舉未推尚多緣歴年既久中間人之存亡與年
力之衰壯行止之臧否俱不可知未經各該撫按查舉
難以推用竟從槩棄不無可惜相應一併議處案呈到
部看得國家任用將領所係甚重而朝缺夕補必須得
人方克有濟乃今守備以下缺人推用誠當急為選求
相應依擬合候命下移咨各該總督巡撫及咨都察院

轉行各該廵按御史查照先今事理將所屬上自叅遊守把下至指揮千百户等官無拘見任廢革但有年力精壯才略優長堪以備用者逐一搜訪分别等第逐名開註考語不得混稱以上各官俱係云云套語致難酌用及將歷年武舉中式官員一體查訪疏名具奏以憑覆請附簿備用并將薦舉人員備查年歲履歷另造文册一本送部併入將材簿内查考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到臣隨該臣備行湖廣河南陜西都布按三司及守廵

各道體訪撫屬各衛所將領叅遊守把指揮千百户等官及歷年武舉中式官員去後續據各開報前來臣徧采考詢叅以聞見雖其歷官腹裏沿習承平與生長邊地積有戰功者少間至於器使之才亦自穎脫而出臣謹分别等第為皇上陳之照得湖廣行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李瀚寛博善謀沈深有度馭操而戎陣能整咸懐敵愾之思握篆而兵政克脩共服絶甘之操使寄分符要任必以持重成功南陽衛指揮同知夏年才識

通明操持潔慎騎射則巧力兼備處事則謀斷互資視
篆已著乎猷為馭戎尤徵其紀律襄陽衛指揮僉事王
一桂英爽有文恪勤而武循循如處子激之則義氣不
回訥訥若書生叩之而奇謀立見尤精騎射雅負戎韜
竹山守禦千戶所掌印調鄖陽衛右千戶所副千戶張
相器宇驍雄才猷駿發西征負冠軍之勇氣欲吞夷握
篆絕治私之譏操堪指日用之閫外必吉師中原任協
守松潘南路地方右參將張焰幹略本優威名素著參

戎西蜀負聞名膽寒之稱歸卧南陽得閫門養重之體
沈痾既已悉愈年力未宜投閒以上五臣皆名實無虧
才守交茂内王一桂年資雖淺張相官秩尚卑要之異
日可當大用所宜首薦者也行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
事張崇德貌雄毅而出之以恭技精良而將之以慎領
屯政則清查不擾事事有條練戎卒則進退有方人人
悅服僉書署都指揮僉事丘僑貌寢而射藝獨竒外默
而才識中裕昔分岳閫則道不拾遺今領鄖操則師出

以律郞襄守備署指揮僉事張萬年器宇軒豁才識老成捕盜有方恩威著於一面清屯得體節操冠乎羣寮漢中守備署指揮使戴寅既精武射兼曉文檄飭軍容之整肅望重干城熟地勢之險夷圖成畫地均州守禦千户所掌印指揮僉事江騰龍氣貌瓌奇才識宏奥射必命中能使舉軍之盡驚利不易心遂絶倖門之濡染襄陽衛署印指揮僉事薛世安膂力精壯射藝優長擒剿盜而閭閻獲安練操丁而什伍能整南陽衛指揮同

知邢謙拮据每優乎承委慷慨時見於論兵孝以事親
貧能守已後所千户所署副千户慶五常體貌魁梧才
力武健角射為一時之絶論兵亦羣弁之英荆州右衛
中千户所隨操鎮撫林維喬智慮精詳性資爽朗操行
可表乎紈袴胄中殊富乎甲兵兵部咨送軍門贊畫常
德衛右千户所署所鎮撫於超本以科第之英獲與韜
鈐之選彎弓横槊屢試不忝材官草檄論兵與時可占
名將原任武岡守備鄖陽衛指揮使康本茂强毅有為

剛直自遂掌衛篆而任事任怨禦夷方而不競不緑遷任病歸痊可當用原任荆瞿守備襄陽衛指揮僉事丁元吉膽氣雄沈動止詳雅識變達機頗得夷情之窾敫詩悦禮居然儒將之風才尚有為去非其罪以上十二臣皆無忝厥職有益于時大可折衝小亦禦侮所當次薦者也及又查得林維喬係隆慶三年中式武舉於超係萬歷二年中式武舉通合具奏以憑覆請伏乞勑下兵部查果臣言無異將李瀚等酌量資格推用緣係諮

訪將材以備録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保留給由賢能官員疏

題臣據湖廣布政司呈内開鄖陽等府同知韓孜等三六年考滿縁由各開到臣除扎司行令各官照例帶俸管事候會本題請明文至日施行外該臣會同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趙賢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李栻議照鄖陽府同知韓孜儀度詳雅才識通明奉委不事承迎而政清獘革所涖不求喧赫而吏畏民懷廉能久聞終始

一致又考得荊州府清軍同知秦寵才守俱稱聲實並
隆職在清戎而兼修六事政成佐郡而流惠兩邦裒然
循吏之尤雅稱良牧之選又考得該府撫夷同知蔡壁
性資夷朗才識優長馭土夷而張弛得體開冞穴而綏
賑有方持守無改乎清脩成器可占乎遠大其韓孜係
六年滿秦寵蔡壁各係三年滿俱各稱職應准給由但
查二府所屬地方水旱不時凋𢧐日甚荊州尤為衝劇
而見委秦寵自清軍外蔡壁自撫夷外築堤濬穴審徭

盤糧差遣坌集頃刻無間鄖陽雖號少僻而各縣缺官分署之後韓孜所委數職一身若俱准離任考滿不無乏人僨事之虞以故該司先後請留俱亦有見相應循例會題如蒙勑下吏部再加查議准令三臣在任帶俸管事將任内行過事蹟攢造牌冊差人齎繳本部照例考覈題請復職其於地方誠為有補緣係保留給由賢能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糾劾貪縱有司官員疏

題臣竊惟民之有墨吏也猶禾苗之有蟊賊也蟊賊一日不除則苗立槁墨吏一日不除則民立困夫懵於察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除去者典司者之責也臣以前月入境道出汝南即聞民間口語籍籍謂南陽之屬城有虎而冠者以間訪之鄧州知州張某也隨於履任之日即行各道府開報所屬極賢極不肖職官而汝南守巡南陽知府之以不肖應者又張某也關南道之以不肖應者則西鄉縣知縣劉某也臣尚未敢盡信以為巡

按御史復命遠者不半歲邇者甫踰月而撫治又將有所糾摘矣曾不畏而自暴棄若此豈其矯亢而鮮獲上偏拂而不近民流言一興文致塡就意者其猶有間乎及臣吏訪之而其貪縱不職之狀殆不止是也臣不暇言其細請言其大者張某之守鄧也農民之納補與木鐸鄉老人之盡吏寧止百也而人責紙至十刀少亦五刀刀為價銀五錢八關廂四鄉小集斗秤行頭之盡吏又何止百也而人責米一斗斗為價銀一錢二分九十

七方之保正副葢一百九十有四人吏也而人責紙一刀刀為價銀三錢五分此其求索之贓貪狀一也丁糧阜隸凡三十七里里各一名名各工食銀七兩五錢而所當阜隸朱冠等皆積棍也令其自為計而衣食是四百餘金何所歸也脩土城築牆而買板扞五百餘副每副定價一兩五錢使家人自其鄉以騾車裝賫計其值不能百金耳是四百餘金又何所歸也此其侵尅之贓貪狀二也假練兵而户科銀一錢甲長保正副銀五錢

計千餘兩而所費旗幟器仗火礮十固不一也脩文廟
城隍廟而罰衆銀二百餘兩計文廟費十金耳城隍廟
半之十又不一也旬一受狀狀不下二百紙無不取供
者雖告和息各罰紙價銀五錢令贖鍰之報存者幾許
也以歲計之而紙價當何如此其科罰之贓貪狀三也
鄭應山姦妻前夫之女逼妻自刎保長劉天髙發其事
而民壯頭髙天叙為之過銀壹百兩即釋應山而重榜
劉天髙及鄰證鄭大經等皆坐杖納贖謝濟謀占瞽兄

謝恩之産捥母告不孝狀詞以授髙天叙復為之過銀五十兩而捕謝恩置之獄痛箠三十幾殆而不肯釋席有庫毆𡟖鄭氏事發内鄉矣喜有庫之來訴而究鄭氏壻秦遠及中證閻應坤閻應詔皆罰贖穀銀十兩凡捕私鹽必令恣攀富户脅銀銀足則併鹽徒而釋之此其枉法之贓貪狀四也劉其之令西鄉也考察回任漸起欲端丁祭暈回遂圖歸計紙贖不以積穀而盡入於私囊需求索之大家而禍延於比屋以争田之小事而郭

亨罰銀十兩任武罰銀五十兩以人命之重情而汪子
貴賕銀五十兩王棟賕銀十兩後為該吏脅制退還于
貴前銀宋憲陳美六僑商也而各脅黄金十兩不審何
名羅明所告生員也而接伊黄金十兩為之効力至於
催科無法唯事秤頭科罰恣行不知止足以故邑人為
之謡曰中堂不説謊陸銀玖百兩大叔做收頭水夫又
打網算來總是一千兩大叔者其家人主納者也水夫
其役夫主過者也此劉某之貪狀也是二臣者其殆非

不沾沾自稱能也上亦以是信之為之奬而不為之飭乃一旦狼狽至此者鄧州之欲生於饒而西鄉之怠於遠也臣入境甫一月而遽遂欲棄人之平生其不以為驟而刻者幾希臣頗亦知束濕禦下之戒寧敢覬望風解綬之名顧於墨吏不知則已知則寧可使共事於地方去則已不去則又可使復居於民上哉𢹂照南陽府鄧州知州張㫒酷以濟貪巧能文惡借武備以添兵勇實為盜魁之陰謀假古道以用鄉耆俱作過付之心

腹雖鼲鼠多技而饕餮難盈漢中府西鄉縣知縣劉某
病忘戒得政以怠成覩鄰邑之覆車更加蹂躪幸大計
之漏網遂肆侵漁初政雖有可觀晚節略無可取以上
二臣其贓跡已著物議大騰均應罷斥者也伏乞勅下
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張某劉某俱賜罷斥其張某貪
跡尤著衆怨尤深相應褫職爲民員缺另行選補庶幾
沃土之臣酌貪泉而知懼遐方之吏凜天威之咫尺民
困可蘇臺綱亦肅緣係糾劾貪縱有司官員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

議處有司官員疏

題臣准巡撫陜西右副都御史陳省會稿為給由事内開漢中府寧羌州知州州李某褒城縣知縣陳某各三年考滿例應免其赴京緣考得李某賢能稱職應令照舊在任支俸管事陳某政績平常相應酌處施行除李棟係布政司會呈該臣批李某才守端裕吏畏民懷仰照例管事帶俸造冊送部繳外訪得褒城縣知縣陳某寛

厚有餘精明不足闗防過弛吏奬遂至縱横推案罔聞邑務為之叢脞斥幽雖尚可惜與最似或非應所宜降調閒散薄示懲創者也臣又訪得南鄭縣知縣周其賦性慈祥行事迂緩捐俸而陪里甲其恵幾何舍馬而時步趨大體已損至於供億之衝煩百萃胥吏之譸張萬端既不能竭力節省又不克加意搜剔蓋守雖可觀而才似不稱若使之移牧僻邑或能愛養小民所當改調者也洵陽縣知縣李具擕櫟之材桑榆之景無愁而忽

忽如失不飲而昏昏若醒輿隷喧呶於前而不能出片語䏶㮚紛紜其手而不暇問所由責比則百事不完放告則一人不至葢年事衰遲精力隳頽所當准令致仕或改教者也二臣雖不係考滿官員但南鄭為秦蜀綰轂之道不可一日乏人而李某尤衰庸待盡之餘不可一日任事若俟至三載其積廢養姦隱憂有不可言者夫豈惟績用弗成而已哉臣先因商漢之間山邑迥僻民俗獷野為之令長者或以才不易見而多自沮或以

咎不易彰而輕自放不識月旦之可畏唯喜暮夜之無
知以故欲得一二甲科以提衡其間使之觀感奮傚冒
昧上請過蒙俯賜允行令各縣俱係前題地方而南鄭
尤為緊要臣愚伏乞勅下吏部查訪無異將褒城縣知
縣陳某議降閒散南鄭縣知縣周某改調洵陽縣知縣
李某改教或令致仕其遺下南鄭等缺量以甲科及丁
憂服滿赴部有宦蹟者除補庶幾吏治可幾遐方有賴
緣係議處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貪官虐民疏

題臣據湖廣布按二司守廵下荆南道右叅政楊一魁右叅議李日強呈奉臣批據穀城縣承差係緩告為前事會問得犯人一名王其𢘊年貳拾捌歲四川順慶府南充縣人由舉人任湖廣襄陽府穀城縣知縣云云問擬非因公務擅自科歛財物中間果有入己餽送與人私獘從重問革施行據執中所犯前情與例相合批候叅題施行其應追贜内減給二項花絨銀共五十八兩

既稱時價不虧又係脩理庫藏寅賓館俱有下落及科罰里甲銀一十二兩作貢士賓興之費又一兩七錢五分備春酒用訖俱應免追及將告人係綬等各照發落外該臣會同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向程㕘看得穀城縣知縣王執中徒有小才不知大體苛責無名之需閭閻幾於剌骨肆行非禮之辱閨闥靡不喪顏減尅莫盡錙銖因而入己脩理寧無冒破何以自明民怨既叢官箴盡壞相應照例革職為民又照穀城素號衝繁且苦凋

勉而其吏民狃於狙詐豪强便於跳梁以嚚訟為美德以匿賦為故事方係緩等告訐之日富者輸資黠者助口騰造謡謗簧鼓百端風俗日非治理難望必得廉幹有為者代之庶可彈壓刁頑修舉廢墜緣臣撫屬三府並無相應官員可以調改伏乞勅下吏部查果臣等所言不謬行臣等將穀城縣知縣王杲革職追完贓贖發原籍為民員缺於甲科及丁憂服滿素有政聲知縣銓選或將河南湖廣附近縣分能幹官員調補庶羣吏知

所懲省而一方不廢提衡緣係貪官虐民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查參縱肆宗室騷擾地方疏

題臣萬歷三年六月内據鄖陽驛遞送陝西平涼府韓府樂平王次子鎮國將軍遣牌一紙内為公務訪賢事頂太祖高皇帝真容世系宗譜奉聖旨金牌為父母出家隨喜天下名山本宗在外合干皇上的派宗枝如遇經府州縣驛遞大小衙門并撫按兩院如牌到日即排

香案接待眞容世系到臣看得宗室非奉聖旨不敢擅自出城今迺指稱高皇帝世系違禁出遊牌用皇明宗室大印鈐記大非事體且恐係詐僞隨該臣牌行湖廣守巡下荆南道右叅政楊一魁右叅議李日强會同查訪去後隨該二道回呈據光化縣申稱查獲宗室及隨從人役李汝貴到官供内云云等因到臣覆審李汝貴秦太供執無異照得宗室不許擅自出城節次申明事例甚嚴且悉也今韓府宗室融煋既係天潢近屬不畏

國典明條越省出遊積累年月騷擾官府詐害鄉村左道惑人宣淫無恥至於擅發牌面私用印章詐傳金牌詔旨出訪名山及要撫按兩院大小衙門接待太祖高皇帝真容皇明世系等語尤屬猖狂難以輕處但其所稱鎮國將軍及樂平王次子名位未委虛的及恐有別項違法私逃情節通難懸斷再照汝寧鄧州等各府州縣官明知宗室出外生事即當申請合干上司羈留待報却乃濫給夫馬代遞頭牌坐視橫行罔知覺察俱於

法體有礙通合提究以警將來為此除將融煋行縣館伴及李汝貴秦太行守巡道各問擬應得罪名發落外伏乞勅下禮部行臣將宗室融煋差官伴押陜西撫按衙門送韓府面證確的名位世系及於何年月日出城有無别項違法情節輕則罰住俸米重則革爵閑宅居住其供内應付夫馬汝寧鄧州等各府州縣有司官員通行廵按御史提問發落干礙韓府守衛官軍應否叅究聽彼處撫按施行庶幾少飭宗正之條抑且薄示鄆

傳之警緣係查參縱肆宗室騷擾地方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

糾劾貪肆縣官議處賢能州佐疏

題臣初涖鄖鎮據分守道商州各開洛南縣知縣陳可則商南縣知縣邢其吏才宦績俱有可觀以後物議漸沸民怨漸滋而戒飭之見於陜西撫臣部光先者亦漸以異矣及得之漢中鄖陽推官之揭辭覈以該道之覆報質以吏民之口碑而後悉其貪墨舞文之狀於法不

可少貸塗炭倒懸之苦於二邑誠不可一日留者臣謹按陳某之於洛南也磺徒何德打死張進忠送銀一百兩止擬威逼杖罪罰穀五十石米廷相强姦姪婦范氏地方劉昇呈告行拘庫子袁仲謙楊珠為過送銀五十兩金五兩罰穀一百石每石折銀三錢共折銀三十兩張彩雲姦男婦為兄張彩鳳挾發行拘義官張益過送銀二十兩金五兩劉天瑞充軍逃回因與繼母姦私事發伊男劉仕科同門子劉黑狗過送銀一百兩蒲州商

人鄭可愛爭姦打死張三漢事發憑王光禮楊邦吉過
送銀三百兩王光堯訐告王大亨用藥毒死嫡妻大亨
央劉門子過送銀三十兩罷吏孫廷玉盜支造黃冊官
銀呂來周訐告送銀二十兩銀盤盞二副劉宗仁因人
命事發憑劉門子過銀二十兩狐皮襖一領劉尚恩姦
收凡嫂街民楊萬敖挾告行拘王自明為過送銀二十
兩孫宗姦義女唐氏劉進賢為過送金五兩辰砂女帶
一條俱從輕釋放王奇告要丈踏地土東鄉三要等里

富民蘇文英張鎮等央何雄過送銀三百兩塌案不行土豪韋汝科與李可李傑告爭房地汝科送銀三十兩徇私枉斷李國濟馬洛川證此具枉法之贓也縣堂徵收萬曆二年秋糧折銀二千八百餘兩外加收銀三百兩止報一十四兩餘入已經管吏劉養性徐孟宰證收丁銀三百餘兩止支使過銀八十兩餘入已里長蘇坤蒙養志證該縣每年麥米糧共一千八百餘石照例徵折色每銀一兩加火耗銀三錢自萬曆元年至今三年

共該火耗銀八百餘兩俱入已古時登收證脩理大門
鼓樓申允動支官銀三十四兩却將二十一里派出木
植瓶瓦夫匠工食又指脩理監牆申允動支官銀四十
兩止用銀八兩二項餘銀入已經管義官劉進賢證此
其自盜之贓也差心腹皁隷劉毋豬下鄉催糧二十一
里十排陳南等共湊銀三十兩送收入已管朝用趙雨
證里長張世先營收郭下等二十一里均徭各項錢糧
每兩加收銀三錢私送入衙此可則科斂之贓也邪其

之於商南也李友德爭姦馬景秀妻打死尚友富告發
行拘敺省祭過送銀八十兩洨河店任伯萬求姦男婦
王氏不允打死事發行拘皁隸王世畏過送銀一百兩
柳得春告雷猪人命雷宗義過送銀七十兩任大鬭敺
死本妻懼罪逃走裝誣伊弟有姦送銀五十兩雷邦寧
姦淫使女事發行拘吏呂騰臣過銀三十兩李節失盜
被賊妄攀良民李堂等嚇銀五十兩俱即釋放畢王五
毀駡祖母段嘉猷過送銀三十兩置之不究董昻毆打

親叔門子小王兒過送銀十五兩虎皮一張從輕發落

土豪李文忠與致仕典史李朝用告爭墳地李文忠央

庫子關仲傑過送銀四十兩偏刑枉斷李朝用男要行

告訐本官浼通學師生和息前事至今未結此其之枉

法贓也該縣奉陝西巡撫衙門明文罰穀七百石本官

將一應詞訟原被告不問貧富槩行科罰民多逃竄𨚫

勒要暫管巡捕王巡檢上穀一百五十石仍不時點閘

地方吏夫濫罰充數指稱米價科派一十二里三十六

地方各銀一兩共四十八兩阮徳等收證此某科斂之贓也更替一十二里里長每里索要見面銀十兩張朝相郭海山證以編牛站索受一十二里富民雷邦仁等銀六十兩吕門子過證僉報富户索受李登李操等五十餘家共銀二百兩吕騰臣過證此某求索之贓也参照陜西西安府商州洛南縣知縣陳某商南縣知縣邢某用嚴威而濟欲假小辦以文貪蕞爾一方誅求不愳乎竭澤藐焉三尺顛倒罔畏乎明神民怨並深官箴俱

壞且前項贓私事跡多係枉法不惟律例有違而各地
方富豪人命强姦重情亦當究實治罪以伸國家之憲
典洩閭閻之憤冤臣又據分守商洛參議姜繼曾開稱
商州判官楊善治幹足以剸繁經術足以飾吏榷稅咸
陽額外增千金之報署符涇邑槖中無一介之攜如商
洛有缺推補必能約已裕民補偏振廢臣覆訪相同且
係選貢於近奉明例有合伏乞勅下吏部如果臣言無
異將洛南縣知縣陳可則商南縣知縣邢某革職為民

仍行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并何德王光堯劉宗仁張彩雲米廷相劉尚思孫宗劉天瑞李友德任伯萬柳得春任大關等人命强姦重情逐一從公究實論罪遺下員内一缺將楊善陞補地方幸甚緣係糾劾貪肆縣官議處賢能州佐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舉劾有司官員疏

題臣待罪鄖陽撫治履任以來諏詢民瘼辨論事邪或因事奏移或據實糾察先後俱蒙允行兹以陞任交代

例當舉劾敢即見聞之真者為陛下陳之訪得荊州府知府林紹本身教而肅官邪緣文學以飭吏治革門攤蘇里甲實惠徵其及民究水利議兵防遠猷足以謀國一塵不染六事允脩漢中府知府項思教嚴收賦出納之規吏獘頓洗寬置郵往來之法民困為蘇勤考課以興人材祀忠賢以培風教卓矣氷蘗之操温然瑚簋之資南陽府知府霍維董子惠而嚴縝密以果涖衡郡而公私不擾御大藩而懷畏兼聞屬城無敢馬之羣官舍

有懸魚之美襄陽府知府萬振孫才華暢敏議論英發志存揚激屬吏仰若神明政切綏懷小民賴以還定更少養和平之福當益徵遠大之休荆州府同知秦寵才能剸劇事不辭難脩塍議城胼胝版築之内清郵丈地拮据握算之間辛勤首尾七年清節始終一致南陽府同知萬通精敏有為峻潔自守治河而費省功速民無睚目之謡清屯而畎別膚盈兵鮮脱巾之變屬城頌德半剌騰聲荆州府夷陵州知州袁昌祚天挺異才人推

宿學筮仕而即投荒徼不以九折為懷承委而專事編
摩允副三長之謩雖簿書之日僅半而節惠之政居多
漢中府金州知州曹景暘惠足使人寛能得衆省里甲
而凋瘵少息清徭賦而飛詭莫容雖無赫赫必徵去後
之思惟日孳孳不襲宦成之怠南陽府南陽縣知縣程
遜栽濫供而歲省千金咏歌來暮脩廢堤而功成三月
民庶子來暮夜之桴鼓不興公門之舞文斂跡豈直循
良之冠預徵謇諤之風荆州府石首縣知縣張一鯤資

性沈審才識精通革弊清徭久矣循良之實政脩堤改邑隱然良工之苦心入覲單車攀轅載道原任荆州府江陵縣知縣今改鄖陽府鄖陽縣李應辰節惠已著於舊游清勤愈堅於改任理屯地則軍民無異辭治賦訟則晝夜無餘力居然韋素之節不失赤子之心鄖陽府上陽縣知縣張應鳳性度温克才猷敏成政不近名民沾節省之惠刑無濫及吏有惕息之虞踰滿而裝槖蕭然留任而懽聲載道以上諸臣俱賢能久著資歷已深

所當遇缺擢用及備行取之選者也南陽府推官王見賓倜儻宏才慈祥實意寄體訪而雄豪為之逆斂委稽查而蠹敝一時悉除搏擊與威鳳齊輝政術與雕龍並美漢中府推官周夢暘精峭如發硎之刃潔廉則在壺之冰一心奉公請託為之逆絕天然疾惡像案無所容私真郡邑之指南稱邦家之司直鄖陽府推官吳譽聞金玉其相氷霜自厲聽讞而折衷情法有哀矜勿喜之心理屯而調劑兵民得大庖不盈之意仕學固其優事藝

文亦足名家荊州府江陵縣知縣朱正色才識英暢性度剛方刷積蠹而精采一新撫衡疲而謳訟四集實德實政已徵枳棘之鸞凰允武允文自是韜鈐之龍虎荊州府公安縣知縣楊雲才苦節禔身精心為政流移感其綏集褓負以來胥吏畏其風稜繭足而立范萊蕪生魚之釜魯中牟雉馴之棠南陽府唐縣知縣劉懋中才猷老成器度軒豁承隳廢而銳情振刷公府為之肅清念彫瘵而極意拊摩里甲沾其節省鄖陽府房縣知縣

朱衣才華朗暢吏事精明祛水害清軍田鑿鑿乎百年之利逐訟師除蠹役凜凜乎七邑之瞻南陽府新野縣知縣傅來鵬才既有為操尤不苟稽義倉脩古堰必求有以利民革火耗禁博徒務去所以害政以上諸臣俱賢能已著資歷尚淺所當候次擢用及備異日行取之選者也臣又訪得原任荊州府通判今陞雲南和曲州知州劉某奸能取譽巧以濟貪清審地方則每總科客戶紙價銀叁兩而門差四出查理田塍則勒要各縣紙

銀十二兩而盡入私囊司巡捕則大盜如孫文甫李廷詔等敢受屬而擬徒管地方則十總如羅段行箋扇行等俱取貨而無忌委收洲課則援詔免而申減徵收莊頭之請託監收廠料則藉脚價而多收火耗扣摧曹之羨餘僚吏羞與之肩士民欲唾其面漢中府沔縣知縣郭其才識庸闇志行卑汚惟吏是從縱子游蕩走差貼馬每馬折乾銀三錢更換里長每里躧堂銀五兩甲首吴鳳鳴等五十名每名紙銀七錢大户黄雲等觧軍每户

罰銀五兩官箴有玷民怨已叢以上二臣所當照貪酷
事例為民或不謹閑住者也興山縣知縣鄭某冥行無
知近㫁在得清逃糧悉里胥之詭射疏河港任夫役之
逃亡散施州餉銀而戍卒莫知其數給饑民穀石而市
棍半入其囊僉重囚兄弟以解囚囚解俱成烏有罰過
堂銀兩而憑吏官吏每日平分牲則壓市之斗筲才則
衣冠之土偶所當照罷軟事例閑住者也襄陽府推官
馮某儇資多露小器易盈柔而害物義府之稱李猫躁

以市恩賞申之呼喜鵲小遇有司之失禮則牙距鴟張一為巡道之所持則首縢蝬屈監生李植龔朝蓋生員李嘉禎之獄物議大騰儀賓吳翠郭宗孟指揮魯本教之詞私情甚顯其他如被脅官豪高勳戚從厚任邦周等不免請賕之談所任書皂王喬李崇賜黄天錫輩盡是槖饘之客湖廣荆州府監利縣知縣毛某喜事而昏輕聽而躁田粮均丈則寄耳目於羅鑑致公正每名十五之徭庫藏出納則受臭息於王學詩有錢糧每兩加

五之議詞訟概准和息而紙價重於罪錢里甲既徵條編而雜派過於常額丁憂鄖陽府竹山縣知縣王某初政頗尚嚴明晚節忽成詩謬均平銀一兩八錢者多用九兩有餘杜偉之具詞問實火耗銀每一兩者加一錢以上王詔之究革可徵獎勵輒那借庫銀而責主簿王廷用贖鍰之補審獄則差人追罰而成犯人錢大林之冤以上三臣俱法當罷斥第在馮其則才諝可使在毛某則資歷未深在王某則任後始發而所舉贓事或出

浮言或未盡入已所當降調以示懲創者也荆州府同知蔡某心雖坦平性實跅弛臣初任時值其三年考滿亦因司道考語循例保留而器滿易盈宦成多怠署夷陵之篆務則視事踰旬徑歸廢公署之關防則其子終夜不返拜起無下僚之節喧笑徹上人之聞雖官謗有端而政務多廢漢中府畧陽縣知縣傅某恩澤獨施于吏胥慈祥太偏于聽訟事每加厚而民不懷思政將報成而聲日減損南陽府南召縣知縣陳某言出口而復

囁嚅事將行而多退縮民狎於愛吏乃胡越公家吏秉其寛因而上下其手以上三臣所當調簡以全器使者也伏乞勑下吏部查果臣言無異將林紿等照原擬擢用以示優或久任以觀㝡其劉某等罷斥降調以明警庶幾百吏勤勸三方肅成縁係舉劾有司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王儒親齎謹題請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九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浴曾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奏疏八道

懇乞天恩俯念先臣微功極寃特賜昭雪以明德意以伸公論疏

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臣王世貞謹奏伏覩詔書

內一款三法司將部院錦衣衛見在輕重各犯會同審問如有虧枉即與辯理又一款各邊戰功往往勘覆稽遲賞不足勸都察院便行文各該巡按御史將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未勘報功次俱限三箇月以裏勘覆欽此真聖主罪疑惟輕之至心賞不踰時之令典凡在覆臨靡不歡忻鼓舞冀沾化澤而臣獨負沈冤至痛切骨腐心敢不忍死哀籲一求伸於日月之前顧自棄於天地之外哉臣故父王某原任都察院右

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先年廵按順天大敵入犯畿甸臣父挺身出守通州荷蒙先皇帝奬拔為僉都御史尋勑督理糧餉臣父感激殊恩即誓以身殉國晝夜拮据規調兵食不至乏興屬倭冦縱横浙閩臣父以原職提督保障二方節次擒蕩大酋蕭顯等凡一十餘捷大同覆師臣父復以副都御史廵撫即有甲寅之勝薊遼闕帥臣父復以侍郎總督節年於一片石牆子嶺等處堵遏大敵六次臣父十年之間手披荆棘躬冒矢石

艱關萬死不敢少懈累蒙褒諭超擢廕賞禍因原任大學士權奸嚴嵩及伊男已處決逆犯嚴世蕃虐焰滔天法守掃地每遇秋防畢日恐嚇賄謝臣父無從措應例當舉劾之際把持顛倒臣父不敢曲從以此節次記恨比時臣任刑部郎中因見同年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為嵩父子屈陷臨當朝審臣托所知以正言勸嵩解釋繼盛身死臣不忍坐視經紀其喪臣父驟聞邸報私切痛憤彈指唾罵原任宣大總督楊順為嵩報讐曲殺經歷

沈鍊臣父不忿復對衆指斥其姦嵩聞知愈加切齒因見臣父地任孤危易生媒孽每遇科道官查理邊防錢糧差出即便諷令捃拾臣父罪惡而給事中袁汝是御史凌儒等詳覈軍情察酌物論每於覆勘疏内極口薦揚臣父至有白首籌邊赤心報國等語嵩與世蕃益愧且恨必欲致臣父死地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内臣父諜知大敵全軍壓境聲勢異常具實奏報嵩對衆揚言王某又來恐嚇朝廷希圖侵尅行糧不要采他臣父擐甲

野次飛檄星馳嚴督叅將髙延齡等據險固守而敵衆我寡一擁突入臣父率萬餘烏合之衆當十萬鴟張之敵鼓舞將士搗其肘腋敵以故不敢久住搶掠倉皇夜遁我軍尾擊獲級百餘臣父荷蒙先皇帝恩宥戴罪防秋止是暫令住俸並無降責嵩見不遂復用心腹逆黨副都御史鄢懋卿謀以堂官之勢主唆廵按御史方輅劾臣父病悸不勝恐悞大計懋卿手為筆削疏辭務觸天怒下吏兵二部議令臣父回籍嵩復鼓衆騰謗及譖

說臣父不肯殺賊致蒙拿送鎮撫司打問嵩子世蕃輒將該司問稿抹去功次送法司議罪原任尚書鄭曉等深惜臣父無辜比照先年侍郎張珩例充軍葢以張珩功罪辨明起自戍所復登八座故也嵩與世蕃愈怒復駁該部屈擬臣父比例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因而失陷城寨斬罪監候間嵩與世蕃復因兵部郎中徐善慶查勘練兵風令覆入臣父誤事情節善慶守正不從成隙告回原籍已上俱有人卷可證切詳該部議擬律條臣

父止是提調文臣原非守邊將帥大寇將入預行奏報
及嚴督叅將高廷齡等防守原非守備不設邊敵止是
扒牆進搶不久退遁並無失陷城寨況先奉明旨戴罪
防秋是先皇帝未嘗欲殺臣父也御史方輅止劾臣父
病悖是御史未嘗欲殺臣父也吏兵二部覆奏臣父回
籍是吏兵二部未嘗欲殺臣父也法司上帽威斷止擬
臣父照張珩例充軍是法司未嘗欲殺臣父也臣父下
獄一年有餘節經科道部屬勘覈軍餉練兵事體一言

不及臣父是中外公論未嘗欲殺臣父也而嵩與世蕃止以睚眦不根之隙巧誹陰脅必致臣父死地累堯舜知人之明損國家好生之德開邪細僥倖之門解豪傑任事之體此臣父所以茹血腐心死而不瞑目於九泉之下也查得先該三十七年内臣父督發遼東總兵楊照等大破敵人斬首八百餘級行巡按御史覈勘間嵩父子因見臣父下獄分付奏内將姓名削去止是揚照陞都督同知切見成化年間總督王越威寧海子斬首

四百五十進封伯爵及查各邊大舉自永樂以後並無獲級至八百者嵩與世蕃欲重臣父之罪而遂没無前之功欲没臣父之功而併輕楊照之賞臣父失事既輕獲功復重如近年以來福建連没郡縣提督止是罷官陝西殺將覆軍總督僅令聽勘臣父不敢望威寧之封獨不可從二地之宥乎嚴嵩誤國之罪上通於天縱子謀逆情狀顯著自當剖棺戮屍闔門寸斬以謝天下非臣區區私讐所當言獨念死者不可復生臣父臨没遺

言我不負國但功罪未明切不可祔先人之穴即今藁

葬道傍孫嘗失所舉家苫塊寢食不寧伏惟皇上離照

當天羣隱悉露至仁徧覆一夫必獲曲體先帝之遺衷

盡洗累年之宿蠹而臣父獨以攊奸陷害至死寃狀未

白功次未敘没為覆盆之魄存有向隅之悲為此泣血

籲天情不容已查得先年尚書王文于謙因石亨等奪

門誣枉重罪伊男王宗彜于冕奏辯各復原職欽賜祭

葬贈謚臣父事體委與相同伏乞勑下吏部將臣父王

某被陷情節吊查法司原卷逐一查訪罪律有無相應及行兵部備查南北勞勣及遼東斬獲功次的確照例將臣父前罪辯雪復官卹録倘有一言涉虛臣甘萬死無任哀懇激切待命之至為此

患病不能赴任懇乞天恩仍舊致仕疏

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臣王世貞隆慶二年四月初十日傳到邸報吏部題奉欽依起用臣為河南按察司副使整飭大名等處兵備切念臣本㩦櫟下才先年

待罪青鎮奉職無狀幸漏黜籍旋以家難倉皇棄官荷
蒙皇上天地至仁不遺一物起骨加肉援枯就榮銓曹
過采言官之薦拔置近畿授之兵寄臣雖至愚敢不誓
策駑鈍少報涓埃而小人猥薄福過災生先於本年三
月内感冒寒濕等疾左足痿痺不仁動止須賴扶曳即
今延醫用藥調治未見痊可大名畿輔之地兵備緊重
之官若使遷延時日坐待病痊不唯有違簡書抑且上
負恩德展轉思之實為狼狽伏望皇上鑒臣犬馬之誠

靡敢不盡憫臣螻蟻之命或所當矜查例准令照舊致仕庶幾未死之年得以沐浴聖德歌詠太平臣不勝迫切懇戀之至

中途病患日深不能赴任乞恩放歸田里疏

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臣王世貞臣蒙聖恩補授前職整飭大名等處兵備先因得患寒濕等病於本年五月十八日具疏乞休未蒙題覆隨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接到吏部劄付催促赴任誠恐上負恩命下繄職

役强進藥餌倉皇就道行至徐州地方不意前病日重延醫診視皆云元氣積耗已甚雖復俞扁未易奏功理須靜攝安養將慎嗇固加以歲月庶望有瘳臣雖貪赴功名不能自拔沈痼且念上有垂白之母臨當出門牽裾泣挽惜臣遠離恐有後悔展轉徬徨不知所處伏惟皇上搜剔岩穴旁求俊乂使駑骨附於千里魚目混於連城以臣微生尤為至幸而臣終抱狗馬之疾自絕生成甘就田野區區血誠冒昧上瀆竊冀皇上隆仁廣照

澤枯燭幽不以覆載之大而忽一物失所不以華勲之盛而奪匹夫之節一下臣章所司查例放歸田里臣身雖廢臣志少伸尚能率先耒耜以供賦稅竊效謳謠以彰太平不勝迫切懇望之至

患病不能赴任乞恩致仕疏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臣王世貞謹奏臣先任浙江布政司左參政於隆慶四年正月初四日接到吏部急字文憑一道內開題奉欽依陞臣前職限四月初

一日到任臣即於次日離省前至常州府地方忽感風痰眩暈流火濕痛等病會臣母郁出送臣弟世懋前赴禮部儀制曹郎瞥見臣病不勝憂惶强留沿途就醫調理臣病日深母憂日切母憂日病臣病轉憂憂病糾纏無有痊理切念臣少乏鄉曲之譽長守簿書之業材能下中無可比數陛下過聽謬臣家門之累拔自胥靡被以衣冠游佐大藩遂長雄臬祿食優饒吏議稀簡臣雖譾薄受此隆天極地之恩亦思夙夜匪懈以圖報塞雖

至愚陋際此攀鱗附鴻之會亦欲鞭策駑鈍以赴功名而適分之福造物所惡病與命會狼狽至此一旦犬馬沈痾倏先朝露上孤陛下大造之仁下貽小臣終天之恨為此迫切具奏伏乞勑下吏部查照近日山西按察使金立敬事例賜臣餘生放歸田里萬一臣病稍愈獲以殘晷侍奉臣母庶幾少伸愛日之私而臣弟勉修職業奔走曹署亦獲一寛瞻雲之戀臣區區報塞微誠尚有所寄無任惶悚哀迫待命之至

聞母病危乞放歸田里疏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臣王世貞謹奏臣於本月二十七日得臣男家書一紙内稱臣母郁前患脾病復發肢體尰脹痰嗽不止醫藥鮮效臣不勝憂駭即日入見御史饒某具呈乞休許為行司查覆間臣思春時母郁感患前疾臣晝夜籲天延醫劑方調治幸而獲痊隨具疏乞休侍養該部惜臣尺線之長奪臣寸草之日當即寢閣仍行督催臣既貪名禄兼畏簡書黽勉就道

苟完場事以致臣母飲食起居失宜前疾復發若候饒某會同巡撫衙門具題覆允方得離任臣母苟有後時之虞臣當負終天之罪萬死莫贖百口難解為此迫切具奏伏惟皇上以孝理治天下必能俯察烏鳥之情不責犬馬之力勅下吏部查例容臣致仕如以大計在邇事體非宜即照考察事例開住臣得歸奉湯藥少延臣母殘喘未死之年負未以供恒賦有子責令踐更補報國恩尚更有日臣已解綬付所司訖單車赴境候命即

行目今寢食俱廢起止不恒語言顛倒方寸憒亂拜疏
之日不知所以伏冀天慈鑒亮為此
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昭考察疏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王世貞奏臣查得萬歷三年係京官考察之期
四品以上官例當自陳伏念臣跧伏田里蒙被恩造出
自覆盆復緣通籍奔走藩臬了無寸奇進長冏寺徒糜
歲廩今者叨撫三方亦思少效一割而才力選懦資性

闇劣知不足消弭於未形行不足提衡乎羣屬加以少而自放老無所成内悔雕蟲瑣屑之技而不能改心畏羔裘逍遥之譏而不能去跅弛之蹤猶涊葸頻跋疐之苦尚滯膏肓雖葵藿僅存而蒲柳難待當兹罍使之世獨臣等濫爲尤臣之奉職無狀引分丐歸毫髮不敢虚誑伏乞聖明俯察罷斥歸里庶可以蠲異日曠官之誅且少寛一時賢者之路臣無任戰慄隕越待罪之至爲此

患病不痊乞恩致仕疏代

據浙江布政司呈右布政使莫如忠致仕緣查得吏部職掌內一款凡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准致仕又一款嘉靖十年三月內本部題准今後內外官員有疾願告致仕者聽本部訪其行實如果歷官勤勞操持無玷外官係撫按俱有旌異及非怠棄職守有所規避者准陞職蓋國家之於臣下或因其年至或念其疾苦而許之歸者傳之所謂體羣臣也或覈其有勞勩察其無

規避而進之職級以榮其歸者不惟表人主使臣之禮抑亦以勵天下易退之節也今據右布政使莫如忠告稱患病致仕緣由既經該司勘實又該臣覆覈別無規避情節相應准其致仕但據本官清才博學雅度沖襟至行幾於曾閔邃理媲乎盧鄭初以烏哺之愛淵家食者垂二十年繼而雉膏之美騰薦剡者又十餘次從容應辟敭歷諸藩節愛有聞風稜愈著迨乎兩浙一任拮据軍政夙夜在公物望攸歸臣所目睹乃因末疾懇疏

乞休步武省臺脱屣丘壑求之一時罕見其比在如忠
有素絲羔羊之風猶堪卧治而臣不勝緇衣館粲之好
實切挽留特以疏傅青門之餞賀監鑑湖之請在前史
已為美談於清朝尤為盛事况本官情出由衷事非得
已又於格例頗合為此具題伏乞勑下吏部查果臣言
不謬准令本官致仕仍照前例量擬加陞職級以示特
旌惟復俯念人才難得本官年力未衰姑放回原籍調
理候病痊之日有司奏聞起用其於稱事酬勞之典庶

碩獎恬之政恐未必無小補

保留賢能儒官疏代

據寧波府學教授周紹稷申稱接到吏部文憑陞襄府紀善見今纂修某項書籍告乞離任等因臣切見本官問學淵源孝友天植嘗師事故翰林修撰楊愼值其客死荒戍萬里護喪傾資為賻鄉評士論月旦籍如及官真陽頗垂何武之愛兩訓明海不忝陽城之規束贄不行皐比無倦潛心古人服膺作者求之儕伍實為卓越

令以常格去補王官一行曳裾遂絶推轂甘從遯跡永謝清朝臣愚不勝拳拳惜才一念竊謂明主之用人譬如大匠之採材與醫師之求藥不以薄櫨残棁而遽遺不以馬勃牛溲而見畧盖曲成之恩不忍一物之失所而器使之哲誠懼一才之未盡今據教授周紹稷才行俱優淪弃可憫况係先任巡撫都御史趙孔昭薦舉優異即今尚未離任頗於事例無礙伏乞勑下吏部暫將本官銓補本省各府教授以備異日六館之選庶幾青

衿之士知所嚮趨而臣緇衣之誠亦獲少遂緣係保留

賢能儒官事理

表二道

擬唐中書侍郎顏師古進王會圖表 癸卯鄉試

伏以滄海無波中國仰一人之聖太平有象明堂比三代之隆鋪張敢托於丹青光彩頓生乎汗素仰塵睿鑒俯鑒微衷竊惟大造無私法乾坤而撫物至仁廣運闢混沌以為家干羽兩階重華所以有苗之格玉帛萬國

大禹復為塗山之盟自伊尹制命乎四方乃成湯兼享乎百物文犀紙劂之產竭藏以來雕題漆齒之氓負襁而至遂為令典以逮成周有臣三千共展纘文之緒諸侯八百誕敷誅受之勲少則宰公負丹扆而聽政繼而天子張赤帟以受朝有緐無緐雍容陰羽之内要服荒服愓息交閭之傍盧牛颮犬之競雄玆白乘黄之俱駿鬱作天閑之御侈為王會之篇千古若新普天同慶慨皇王之漸遠畀刀政之徒匽秦詐義渠實貽羞於織史

漢驕冐頓行受辱於嫚書扶黎老上之庭難辭黷武㽌鼓温禺之血終屬虛言槃木白狼扶南之頌徧雖美蒲梢天馬大東之杼柚其空唉彼狡童實吾殷鑒啓民之帳甫入千烽已逼雁門浿水之城未降洛寇横燒鳳闕五兵徒窮於九域七尺不保乎獨夫變極而通否終則泰兹葢伏遇聖武膺歷乾元統天二九而麾義旗秦灰盡掃三十而踐宸位商網宏開除亂於湯武有光致治與唐虞並美李藥師之兵馳大漠頡利成擒侯君集之騎

渡流沙髙昌授首智盎上嶺南之籍彦深奉川左之琛
横却月於天街劃長虹於地脈遂使越裳重譯肅慎來
庭梯航日出之邦韋辮月氏之域指崑崙為西鎮標碣
石以東門爰暨日吉辰良用集六服羣辟鵷班鵠立濟
濟蹌蹌龍盾虎賁雄雄赳赳氊裘錯落覿黼黻而目眩
蒐搖夷樂兆離聽鏞鍾而動心洗耳九天閶闔初頒九
市之尭樽萬國衣冠共祝萬年之舜壽是云利見當五
位之龍飛敢曰來儀聞九成而獸舞彼防風已集毋煩

後至之誅況裨海如歸不待指南之賜僬僥側弁恱七日之享鈞天縹緲鳴鑾儼五雲之扶聖主玉關西出蜀侍子以再來銅柱南辭歎長安之不見六師永戢七德無虧臣師古職忝中書才非左史欣覩天朝之文軌竊因前代之篇名幸二閣之圖繪稍精遠摹顧凱致諸國之瑰奇悉備近掩梁元飛頭飲鼻之殊形在子前兒之別類慕華風而就飾羊假虎皮變舊俗而未能鳩猶鷹眼備陳曲折頗悉纖微豈惟徼率土之旨臣抑足表湛

恩之無外藏之金匱雖千載如在目前副彼職方舉四夷取諸掌上伏願不絿不競無怠無荒有不貢則修文莫勤遠略慎厥終如其始恒切時幾

擬宋以歙器論賜宰臣王曾等謝表 湖廣程式

伏以聖主貽謨小物著持盈之訓仁人繼志遺章發交儆之端政體攸關朝端具聳感將恩切榮與懼并臣曾等竊惟衢談堯樽廣黎庶麻和之樂廟專殷斝表季昆敦睦之誠湯盤之勸日新武户之虞風至雖制器尚象

之理俶寓而居安慮危之思尤深儀鑒于殷周公制侑卮而示戒禮盡在魯孔子游威廟以興思滿而覆虛而欹水哉是取中則昃盈則食天且弗違自法言再衍於重黎追說苑詳徵於敬謹以至風人之撲滿尚猶借諷於滑稽彼長安之薛憕山香何裨治理况大業之耿詢水戲僅托游觀雖遺模賴杜當陽而復傳其至意如李贊皇者能幾名存實泯物是人非無取熙時有需聖代我文祖燕閒之候適詞臣儤直之餘挹金勺而進言屢

迴宸聽侈玉堂之盛事長播藝林先皇帝雖厤弗厤損之又損顧告成封禪而秦漢之侈心不萌雖疊表禎祥而文景之讓德恒在爰自天禧之載首頒雲漢之章指禹桀之所繇假弦韋而為喻三時名對酒德之論並傳兩府拜觀肉食之徒自警忽及鼎成之日遺弓與茲器而並留追惟衣綴之時憑几聽遺音而逾烈豈期初政再覩睿謨茲蓋伏遇岐嶷夙成元良蚤著朝長信而仰承坤德若周文之事太任按山陵而丕振乾綱如虞舜

之放伯鯀甫及諒闇之畢時惟不言言乃雍屬當象魏之陳慮善而動動輒吉謂羹牆之佇想無如恪守洪規總琬琰之空懸不若恭敷大訓啓天章之秘閣開寶笈之真言睿藻昭回恍若日星垂照奎文飛動迴如河洛迎來一覽而重奉龍顔載讀而永存龜鑑音徽若接涕淚交零臣曾等濫先朝侍從之班叨撰地承君之選受恩再世銜感終天敢不奉以撝謙益守盤盂之戒挹而能損寧羅覆餗之譏感履盛之無常馬匹自亡於幾望

思惡盈之當避龜勝不奪於朶頤伏願遠師四守之格辭近體二宗之成法高不危滿不溢長守貴於當年父作之子述之允執中於永世

公移

議處于肅愍公謚號後裔修葺祠墓稿

為再表忠勲大臣以弘勸典事據杭州府申該分守道牌仰查于肅愍公後裔見授何職是否功陞納級其旌功祠於何年月日勑賜見在何處及墓道有無坍廢申

報等因遵依查得肅愍公後裔于嵩見任杭州前衛指
揮同知據衛牒稱肅愍公一子于冕官至應天府尹致
仕無嗣姪于允忠襲本衛左所正千户于允忠生子一
芳襲授前職加納指揮僉事長男于岳陣亡于一芳陞
授指揮同知歷陞廣東都指揮僉事次男于嵩襲授指
揮同知等因及行錢塘縣查得于肅愍公墳墓旌功祠
先於弘治三年致仕府尹于冕奏請奉勑建造坐落本
縣尉司上扇地方節奏修理至嘉靖三十九年奉總督

軍門胡批據仁錢二縣申詳估修于墳工料價銀共該
四百七十九兩五分七釐奉批仰府查將所罰沈文言
名下修于墳銀二百兩先給興工餘另處此繳備行二
縣領回前銀先行辦料修葺後因覆實前工減去木舖
户俞安冒估未領銀八十一兩四錢八分五釐外欠找
工料銀一百九十七兩五錢七分二釐因無堪動官銀
向未找給完工經今九年之上日復坍損據委錢塘縣
典史袁溶查得本祠内堂三間坍損大半正堂三間三

角損壞頭門三門上面坍塌又一間半原係估修未完左右碑亭倒塌週圍牆垣坍倒二十五丈堂後捲蓬左右廂房小祠堂以後三司府縣廳共九間俱各棵柱桁條川枋椽木等項朽壞俱應脫換修飭等因為照于肅愍公精忠偉節著在國史天下人人知之亦人人能言之今其祠宇年久損壞有司之責也相應速為修葺合無備行該縣掌印官親覈查估分别新舊續坍議估查處堪動價銀給發興修完固不許仍前稽延以致旋修

旋壞庶亦無辜國朝建祠報功之典等因備申到道據
此該各道會看得故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謚肅愍于
謙忠義天值韜鈐神啓襜帳之地躬撫綏者一十八年
肇路之勞環周晉者三千餘里晚膺簡命入佐中樞當
六飛北狩之時慼羣小南遷之議泥馬為之汗踵銅駝
幾於蒙棘物情一變大事欲非而謙以片言立折其奸
以百口誓定其決訏謨既協睿聽始回九鼎屹乎如山
萬姓因之奠枕逮敵騎之充斥屬郊原之震驚而謙復

躬擐甲冑親冒矢石温言拊循士如挾纊振臂一呼瘡痍盡起雷霆所擊烟塵頓空然後推轂賢才蒐補軍實羽檄旁午動中機宜尺書所臨咸驚廟算以故羅施鬼方之域牂牁夜郎之黎雖叛者九起而蕩平相屬自昔已巳之亂以至於今巳巳之治葢一百二十年宗社永肩宸極長拱未必非謨之力也謨有貫石噓虹之忠而不能保要領有補天浴日之績而不能澤後昆擬報睽於汾陽論功優於鄂國旌典粗備㷀施未深廟貌漸隳

墓木幾赭伊嗣孫于嵩雖非血胤猶奉烝嘗其見任指揮同知又係伊兄陣亡加陞當查加陞事例止該一級所陞職係納級者恐當例革致使勲賢之後僅同偏裨之遺禄位卑微聲業損耗時虞桂玉有忝箕裘夫靖遠之誅一土夷新建之平一藩府並乃分茅仍容延世譲之偉績抑何寥寥且所定諡懲二義曰剛德克就曰正已攝下曰在國遇難僅舉疑似之稱殊乖揚勵之典竊謂譲於危身奉上之忠有功安民之烈内外賓服之正

純行不爽之定宜擇二義以風有永遠則岳飛武穆之
改稱忠武近則時勉文毅之定謚忠文譲於二臣實為
無愧今天運二週邊塵屢動茍於譲能有所褒異播告
中外握樞死綏之臣不唯上明國典抑足下鼓士心其
為禆益殊非淺小職等叨從攬轡之末不勝執鞭之慕
為此具呈伏乞照詳轉奏將本官祠堂墳墓特加修葺
查伊裔孫應襲指揮僉事上量加陞指揮使等官職銜
并照先朝祭酒李時勉及近日少保石珤事例改賜美

諡一體施行

舊病攻中不痊懇乞轉為題請放歸田里公移

照得本職年四十三歲先任山東按察司副使於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内奏為患病危篤懇乞天恩放歸田里事吏部覆題准致仕隆慶元年六月内南京科道等衙門題薦該吏部覆題奉欽依起用隆慶二年三月内吏部題為缺官事奉欽依補授前職隨因得患痰濕等病奏為患病不能赴任懇乞天恩仍舊致仕事復奏為中

迯病患日深不能赴任乞恩放歸田里事吏部先後立
案移文督促赴任間適因前病稍愈期限已迫勉强於
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繳憑訖本職素慕名位幸遘
清朝拔自覆盆授之鎻鑰亦欲砥礪職業以圖進取偶
於十月初一日歸自官舍溥舉私嘗忽念先䰟尚滯淺
土老母彷徨緫帷形影相弔耗音久絶而職忝被冠服
坐糜廩餼托跡吏民之上濫與豪賢為伍進蹈宰我汝
安之誚退深賀循惟谷之痛中夜歔欷起立待旦遂致

胸膈壅滯痰悶干嘔前病日見深重即擬具疏陳情乞
休歸里緣時下秋防警急本職見於錦繡堂等處住劄
只得扶病選練兵卒料理文書今羽檄少稀觧嚴在邇
而職上膏下肓俞跗莫措跋胡疐尾狼狽難支於時論
為棄人於大造為長物即今明旨振刷中外選核名實
使職竊祿益深則負恩益甚且國家緩急才亦何必舉
所不易塞之任於素所不能之人又拂其所不欲之情
而深其所必不愈之疾乎為此具實哀懇呈請伏惟本

院垂照大則為三輔憂㴱圉之托細則為一物恤溝壑之私特賜轉為題請查例致仕職未死餘年實拜大賜不任迫切祈望之至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九